

人物传记

《克里威廉小传》

2、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）

克里·威廉既然不能继续从事园艺的工作，他就转业学习作鞋，在毕丁顿（Pikington）一位鞋匠名叫尼哥尔斯（Clarke Nicholas）的店里作学徒。尼哥尔斯是一个性情暴躁、行为不检、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因此，克里·威廉对师父尼哥尔斯很反感，厌烦所谓的宗教，开始与一些无赖的少年人结伴相游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克里·威廉很可能就此堕落下去。

鞋店里另有一个学徒，来自破碎家庭，名叫约翰·华尔（John Warr）。约翰·华尔比克里·威廉大三岁，出身于英国独立教派（Dissenters），当时约翰·华尔虽然尚未清楚得救，却有渴慕之心，喜欢与同事谈论属神的事。克里·威廉起初很鄙视，约翰·华尔，因为克里·威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国教的执事。

约翰·华尔自己则迫切地寻求神，直到清楚得救。约翰·华尔得救后向克里·威廉和师傅尼哥尔斯热切地传讲主耶稣基督，要引领他们归向主。约翰·华尔又借属灵书籍给克里·威廉读，约翰·华尔的生活与他的言语同样地对克里·威廉有影响力，慢慢地克里·威廉的思想有了变化，里面那种不平安的感觉逐渐增加。克里·威廉一方面受罪的重担所压制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捆绑。他虽然想靠自己的力量改良自己，却不见果效。问题是：他必须先要谦卑下来，然后才能蒙恩得救。

一七七八年十二月圣诞节，那时他方十七岁半，有一次克里·威廉去购买东西，他的支出超出他手头所有的达一先令。那时克里·威廉的手中有一个别人给他的一个假先令，于是他就起意去欺骗师傅尼哥尔斯，谎说那是师傅交给他去买东西的，这样他的私账就可结清。他写着说：“我在回家的路上挣扎。我祷告神，赦免我这次的谎言，以后我不再撒谎。我被邪恶战胜，我撒了谎之后，终于被师傅发觉了。这位满有恩典的神，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我以为全镇都晓得我的偷窃行为，因此尽量躲起来，因为我实在感觉羞耻。”

克里·威廉以为立刻要被师傅解雇，保证金要被没收，且要受到父母的训斥。可是这次师傅尼哥尔斯竟破例怜悯他，宽恕了他的罪过。他一生忘不了这年的圣诞节，他一面因着自己的欺诈而战栗，一面为着这事使他知道他如何需要一位救主而充满感激。那时他就自己谦卑下来，痛悔认罪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将自己奉献给主。

克里·威廉得救之后，就积极地领人归向基督。这时候尼哥尔斯病倒床上，在尼哥尔斯垂危之际，约翰·华尔和克里·威廉不离尼哥尔斯病床一步，直至尼哥尔斯接受了主耶稣作他的生命，享有永世的平安和喜乐。一七七九年二月十日主日，克里·威廉随着约翰·华尔前往海克顿（Hackleton）参加一个祷告聚会。在那里聚会的人不追随英国的国教，被称为独立教派（Dissenters）。那里有一种热诚，是英国国教所没有的。那天讲道的人是多马·基特（Thomas Chater），讲的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：“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”克里·威廉受到多马·基特的讲台信息的感动，渴望探得属灵世界的真谛，想借着与教会中弟兄姊妹的交通，过敬虔的生活，消除里面的重担。他虽然得救了，但他要在生活上有见证，来荣耀神的名。克里·威廉这样说：“我也立下志向，要离弃我已往所喜好的撒谎、发假誓，和其它罪恶，有时旁边没有别的人，我也试着祷告，单独来到神面前。”

尼哥尔斯逝世后，克里·威廉就在海克顿镇（Hackleton）的鞋匠多马·欧特（Thomas Old）那里做学徒。

一七八一年六月十日，克里·威廉还不满二十岁，便与师傅多马·欧特的妻妹——或称小姨——杜丽丝伯勒克（Dorothy Plackett）结婚。杜丽丝比克里·威廉大五岁，没有受过教育，目不识丁。后来克里·威廉由于发奋自学，知识日渐增加，夫妻间的鸿沟便越来越大。

多马·基特一直与诺坦普顿郡浸信会联合会（Nothamptonshire Baptist Association）有密切的关系。诺坦普顿郡的浸信会联合会是由诺坦普顿郡（Nothamptonshire）的六间浸信会教堂联合组成，这些教堂受到美国爱德华兹（Jonathan Edwards）著作的激励，觉得有必要在事奉上互相支持和勉励。到了一七八〇年时，联合会扩展到英国中部各郡的浸信会教堂，包括贝德福郡（Bedfordshire）、赫勒福郡（Herefordshire）、诺丁罕郡（Nottinghamshire），和林肯郡（Lincolnshire）。

一七八二年二月，当浸信会联合会在英国中部的奥尔尼（Olney）村开会的时候，克里·威廉也参加了该次的大会。克里·威廉在那次的大会上听到了名布道家安德烈·富勒（Andrew Fuller）讲道。

因着克里·威廉天生具有一副科学的头脑，他尝试将他的属灵经历编成系统，以便作为他未来新的属灵指引。他参考了好几本属灵书籍，编排了他自认为周到的和满意的信条，并立意要一生奉行。可是这些信条不久就遇到考验。在海克顿附近有一些英国奥秘派（Mysticism）的劳威廉（William Law）之门徒。这个门派的领袖有一次邀请克里·威廉谈话。结果，克里·威廉承认说：“那次谈话使我心中充满忧虑。我既不相信他们所持守的制度，而我又不能恪守我的信条。”那位奥秘派的领袖劝克里·威廉要省察自己，他并且责备克里·威廉的生活状况，这就叫克里·威廉感觉：自己的行为与福音并不相称，甚至觉得自己颓废无望。”

克里·威廉结婚没有多久，师傅多马·欧特就突然逝世。本来克里·威廉已十分贫穷，全靠他养家，如今百上加斤，他又要在生活上照顾师傅的遗孀和四个孤儿。

克里·威廉不止在物质上十分缺乏，在属灵方面，他也在旷野中挣扎。历三年之久，他不能走出低谷，不能重获他从前所有的信心和把握。在海克顿的圣徒虽然常把灵性上的经历交通给他，叫他得着极大的鼓励，但是当知道他与那些奥秘派的人经常有往来，而且他还阅读奥秘派的书籍时，他们就远远地离开他。每逢主日，他踏遍各镇各乡，希望能听见真理，来解除他里面的干渴。最后他得着一个结论，出乎人头脑的理论全不可靠。他发现他与奥秘派所争执的，其实就是这一点。他要立足于稳固的盘石上，于是乎他立志查考圣经，要确实知道圣经中所说的。他要以神的亮光来照明他脚前的路。

一七八三年十月五日，克里·威廉受了浸，施浸的牧师是约翰·莱兰（John Ryland）。克里·威廉是受浸在诺坦普顿的嫩河（River Nen）的河水里。

这时候克里·威廉得到奥尔尼浸信会牧师多马·司高特（Thomas Scott）灵性上的帮助。克里·威廉本人也承认说：“当我初走主道路的时候，神在我里面所作的，大部分是借着多马·司高特的讲道。”多马·司高特是当时英国有名的解经家，对神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。

一七八三年这一年，克里·威廉战胜了他的疑惑，圣经里面的中心信息完全满足了他的追求。神圣的、赎罪的福音，燃点了他整个人，成为他一生的动力。他放弃了当时盛行的极端加尔文学说（Ultra Calvinism），即得救完全是命定的说法，而相信每个人有责任，且有能力接受基督的福音。